

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

——谨以此文，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



陈寅恪教授

清华陈导师授课 如听杨小楼的拿手戏

1981 年秋，笔者考入中山大学就读，时中文、历史两系男生同住一楼，历史系学友常来串门，尝告之曰，彼系老师第一课即演说陈寅恪传奇般之学术造诣。说话间眉飞色舞，极向往之情。每天穿过小紫荆山密林去上课，俱路过陈氏旧居，遂留意，但见红墙篱丛琉璃，周围灌木郁郁，乔木拱护，煞是幽深。1990 年代后期陈先生之大名竟从学术讲坛走到畅销书内，文化人多知之。

吴宓先生认识俞大维较认识陈寅恪为早。时在 1919 年，美国波士顿。俞大维系自费留学，先在圣约翰大学修数理逻辑至精熟，后又修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。当时，吴、俞及汤用彤常在一起玩，交流西方哲学及中国文学之心得，也常在一起出游并作交际。俞大维也时常提及他表哥陈寅恪的种种博学与通识，吴宓即心生仰慕与畏惧，事见《吴宓自编年谱》。这其实也就是几年后吴宓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之嚆矢。

抗战前十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，加上讲师李济，可谓清华学术的象征。其熔铸中西，贯通今古的学术身手，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陈寅恪先生在抗战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当导师，这十年生活比较平静，他的学术成就在这个阶段也最大。他在此期间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，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组组长兼研究员，故宫博物院理事，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……在清华大学，凡是遇到他讲课的时间都有很多校外的学生兴味盎然地跑来旁听，周一良回忆说：“真过瘾，好象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”。陈先生对学生重启发，而不重问答，更不重死记硬背。他鼓励学生在研究材料之后，进行归纳、鉴别，往往不是他提出问题来考学生，而是从学生本人提出的问题，来看是否有深度。

大西南的颠沛流离

1930 年代是世道变迁迅速的时代，但陈先生虽然关心社会，却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。他的爱国之心是建立在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。他绝不是慷慨激昂的风头人物，他对中国学术的建设，是从百年大计的角度去思考、去铸造，因而担负起了民族精神赖以寄托的学术文化独立的责任。

1937 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，北方各校纷纷内迁，清华、北大和南开大学先迁到长沙再迁到昆明。陈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样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长途迁徙，先从北京到天津，火车上逃难的人群挤爆了车窗，又坐船到青岛，再转徐州，然后是郑州、汉口，最后用了整一个月的时间到达长沙，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，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，到处是逃难的人群，然而陈先生的讲座，仍然是听众踊跃，这不能不说是奇迹。

史学家吴相湘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，他就是听众中的一员，他也为大师的文化内蕴感到震撼。大概一个学期以后陈先生又迁到昆明，即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（即西南联大）。他在学校主要讲授两晋、南北朝史。原先偏远闭塞的古城昆明一时间学者云集。虽然颠沛流离，生活设施简陋，但是知识分子士气极为高昂。

这期间陈先生曾数次乘飞机到重庆处理文化和教育的事务，然后赴香港大学作短期教学，不料就在香港期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占领香港，陈先生也受困于此地，未能逃出。由于他学术上的巨大声誉，日军派人去拉拢他，并馈赠上好米面两袋，陈先生予以坚拒，日军不死心，又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和广州任教，但陈先生嗤之以鼻。并于 1942 年 5 月，仓促逃离香港，辗转来到桂林，于次年转往成都，任教于内迁的燕京大学，一直到抗战胜利。

在前两年首次推出的史学家何炳棣回忆录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中，对西南联大初期的教授群体，诸如对雷海宗、郑天挺、钱端升、陈体强、张奚若、潘光旦、闻一多、孙毓棠、丁则良、冯友兰及陈寅恪、吴宓……留下了生动意味深长的回忆。其中，因为陈先生出的通史试题：解释何为历史上的“三白”（释白直、白籍、白贼），何炳棣坦陈他一字也答不出来，从而导致其初次赴美留学考试铩羽。

学术思想的深邃博大

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

陈寅恪故居。1950 年代后，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一直是陈先生的住所兼教学课堂。

季羨林任继愈二老同一天离去，整个人文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。在缅怀大师离去的同时，公众对“国学”和“大师”的讨论再度升温。

今年是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逝世 40 周年，陈寅恪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，是公认的学界大师。他的专业是中古史，长年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中山大学担任教授，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。

在 1920 年代的清华园，有一位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，那就是陈寅恪。因为凡是他讲课，很多教授都会来听。他在国外断续留学 20 年，潜心读书和研究，但对“博士”、“硕士”学位之类，却淡然处之。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。

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，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。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，二无论著而拒绝。梁启超力争说：“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，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”校长终于被说服。

大师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上，不管这世界曾经的苦痛。大师，不仅以自己的专长带给世人深远的影响。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标杆，屹立在那里，激励后人。纪念他们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他们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。



抗战中流落西南的陈寅恪（中）